

大秦霸业Ⅲ

玉晚楼 著

DAQINBAYESAN

大结局

或许死亡并不是生命的
终结，当你发现自己苏醒在
美女环绕的大秦二世的龙床
上……

DAQINBAYESAN

大秦霸業Ⅲ

压晚楼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秦霸业Ⅲ/玉晚楼著.-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317-2184-0

I.大… II.玉…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96292 号

大秦霸业Ⅲ

作 者 / 玉晚楼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王佳欢

封面设计 / 水黄杨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 710×1000 1/16

印 张 /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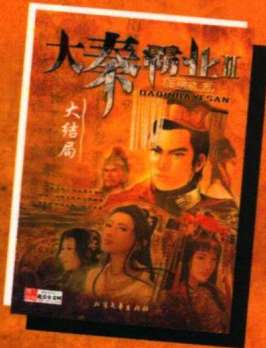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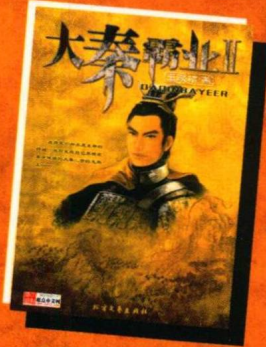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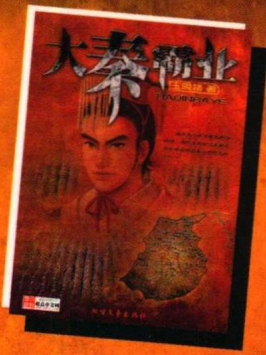
字 数 / 20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12 月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12 月 1 次

定 价 / 22.8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184-0



大秦帝国Ⅲ



773 类型小说原创网

www.qqs773.com

投稿邮箱: qq773@126.com



大秦霸業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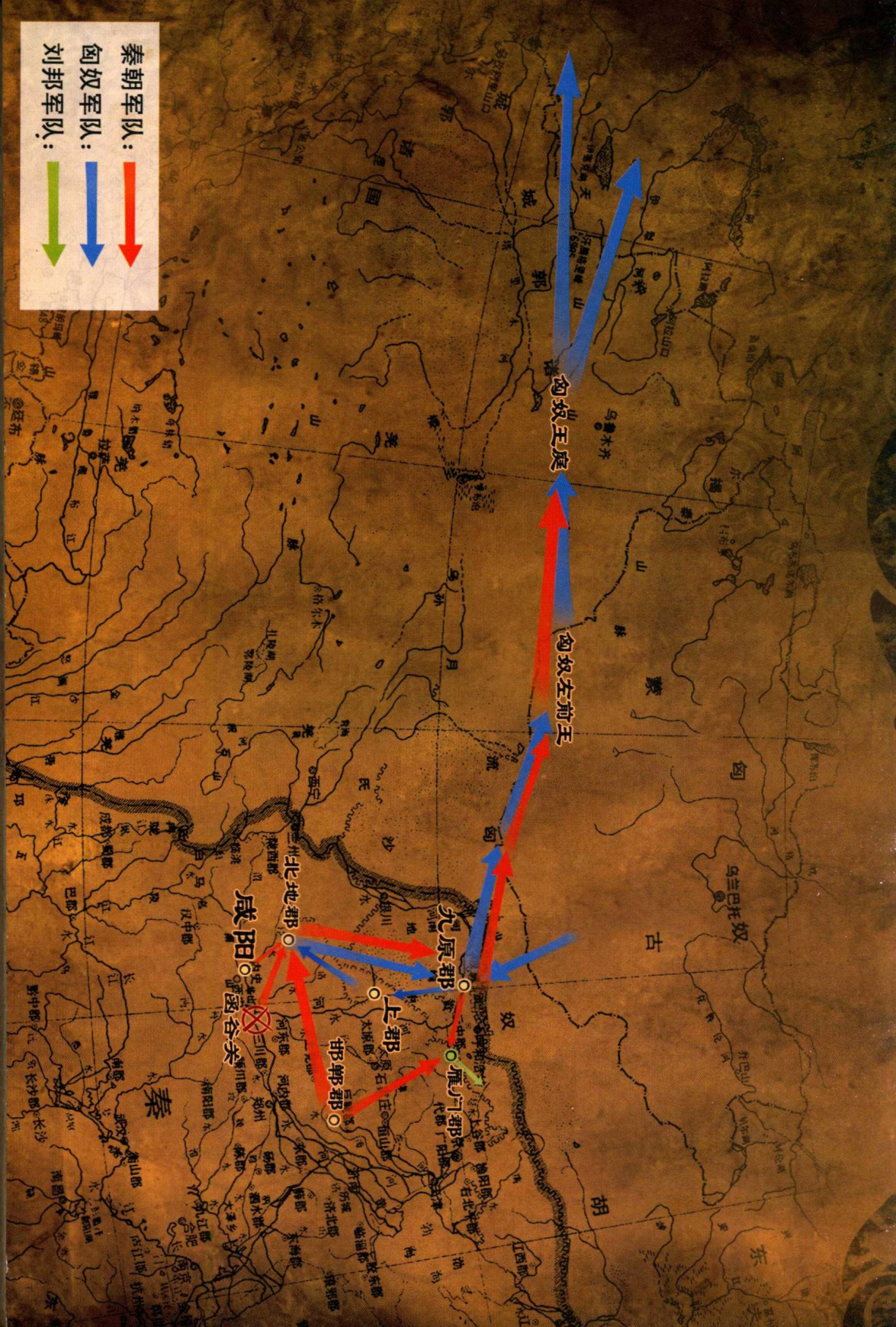
匈奴步步进逼，秦军节节败退，蒙恬危急关头设陷阱；胡虏知难而退，张启御驾亲征，刘邦赔了女儿又折兵；千军剑指胡关，气吞万里如虎，美女相偕凯旋大漠行！

策 划：花 青
责任编辑：李庭军
王佳欢
特约编辑：鯤 鹏
插图绘画：蒋 峡
平面设计：水薰杨

秦朝军队:  

匈奴军队:  

刘邦军队:  



第五卷

金戈铁马



目录

CONTENTS



第五卷 金戈铁马

第一章 兵临九原	001
第二章 勉力应对	008
第三章 萧何举相	015
第四章 乍闻喜讯	022
第五章 步步为营	029
第六章 初战上郡	036
第七章 上郡失守	043
第八章 诱敌入瓮	050
第九章 打探民情	057
第十章 儒生陆贾	064
第十一章 虎狼之心	071
第十二章 说服蒙恬	079
第十三章 暗起杀心	086
第十四章 猝然之变	094
第十五章 巧计离间	101
第十六章 正面为敌	108



目录

CONTENTS

第六卷 剑指胡关

第一章 韩信用兵	117
第二章 初战遇挫	123
第三章 陈余之死	130
第四章 渔翁之利	137
第五章 再通匈奴	144
第六章 战争之利	151
第七章 剿灭刘邦	158
第八章 美人赵娼	165
第九章 张良拜相	172
第十章 刘邦灭门	179
第十一章 营地血战	186
第十二章 将帅之争	193
第十三章 匈奴王庭	200
第十四章 草原之王	207
第十五章 天伦之乐	214
第十六章 大漠故人	221
第十七章 万里凯旋	228
尾 声	236

第一章

兵临九原

大秦二世四年，二月春暖之时，正该春意盎然的季节，九原郡郡制所在的九原城却依旧是一派寒风萧瑟。站在高大的城墙上，遥遥可见一望无际的荒野向天边延伸而去，还隐隐可以看到黑压压的匈奴阵营，在凛冽的狂风中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凄厉的寒风猛烈地吹动着，将砂砾搅弄得漫天肆虐。城墙上的黑色旗帜在狂风中猎猎作响，战旗下，穿着黑色战袍的士兵迎着狂风岿然不动。

九原郡守赵信身穿暗绿色战袍，头戴束发冠，四十岁上下，身材中等，脸色微黄，浓重的双眉下，一双鹰目炯炯有神，连鬓短须倒给他平添了三分英气。他旁边正是九原都尉韩城，大约三十五六岁，一身轻甲，皮肤略黑，体型高大，黑白分明的虎目下，厚厚的双唇上两撇钢针般的小胡须，更多了几分凌厉的杀气。

北风太过强烈，吹得两人张不开口，赵信神色凝重地看了一眼城下的匈奴军，转身背着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向身边的都尉皱眉道：“韩将军，如今九原郡被围，虽然咸阳的大军三日可抵，但是我们能否坚持三天实在难以预料。若是一旦城破，匈奴骑兵借助直道三天便可抵达咸阳，这失职之罪恐怕……”

韩城拍了拍九原那高大的城墙垛子，向赵信苦笑一声道：“粮草接济不上，九原兵力不过十万，大秦的重兵都还在北上途中。除南方的二十万大军，函谷关的三十万大军亦无法匆忙之间调集。即便三日可抵，人数上亦难对抗匈奴的六十万大军，我们这次……唉！”

他冷冷地盯着围在城下的匈奴兵，双眉深锁道：“匈奴作战一向不从正面攻城，这次必然是冒顿的精心谋划，想借着蒙将军困守太原，大秦又连年征战粮草不济，才对九原猝然发动进攻，定是志在必得。韩城身为守将自然要与城共存亡，大人乃是一方郡守，还应想办法突围而去，向天子禀明一切！”

赵信神色凝重地望了一眼猎猎飘扬的黑色战旗，向韩城肃容道：“赵信虽为郡守，却亦是郎中将出身，如今危亡之际怎能弃城而去？你我兄弟共守此城，便是一死，亦要给冒顿一点颜色看看！”

韩城心中不觉大为感动，情不自禁地一把握住赵信的双手，沉声道：“好！既然大人有此决心，韩城定与大人一同共守此城！”

说毕，转身向跟在身后的亲兵吩咐道：“匈奴唯一可恃者便是精骑，只要我们守城不弃，坚持三日，援兵便可赶到！大家给我打起精神，一定要坚守三日！”

匈奴阵营中一座宽阔的大帐内，端坐着一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黝黑的皮肤，短粗的双眉，慑人的虎目精芒闪烁，披散的长发浓密黑亮，额上勒着细细的皮绳，皮绳上穿着用象牙、青金石和红宝石打磨成的珠子，左耳上戴着一只象牙制成大的耳圈。

这人正是匈奴最杰出的一代领袖冒顿单于。除掉老单于后，在匈奴各部的拥立下顺利登上单于宝座的冒顿早已不满足于贫瘠的北方草原，南方的富庶和无数的财宝、美女都在强烈吸引这野心勃勃的草原之王。

坐在铺着兽皮的主位上，冒顿冷冷地望着帐中七名体型彪悍的大汉，他身前的小几上摆着一把看起来异常精美的腰刀，银质的刀鞘上镶着三粒蚕豆大小的红宝石，在帐内并不强烈的光线中散发着诱人的光芒，在白色刀身的衬托下愈发显得如血一般鲜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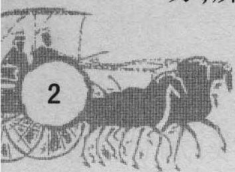
看到众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几上的银质腰刀，他终于露出一抹冷厉的狞笑：“能将九原守将的头颅献给本座，这把老单于赐给本王的腰刀，便赐予那人，还另赏牛羊三千头！至于财宝和女人，九原城中女人和财宝无数，能不能拿得到手就看各位的本事了！”

这话将帐中的六名匈奴大汉激得俱是一振，几乎同时应声道：“单于放心，我们一定在三日内拿下九原！”

冒顿扫视了一眼帐中的众将领，顺手拿起那把放在小几上的银质腰刀，向坐在自己下首的一名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大汉询问：“弋士邪，九原城池高大，易守难攻，对方虽然只有十万人，但是若想坚守三日也不是什么难事，你究竟有多少把握可以在三日之内攻下九原？”

说到这里，他脸色陡然一沉，一双慑人的虎目死死地盯着弋士邪，将弋士邪吓得浑身一颤：“单于放心，弋士邪已经提前半月派人混入城中，购买房舍，并在房舍之中挖掘地道，地道已于昨日完成，如今只等单于一声令下了！”

冒顿想了想，点头道：“我们这次名义上号称六十万大军，实则不过三十余万，所以必须速战速决，在蒙恬没有抽身之前，若能直取咸阳便算大获全胜！”



“今夜三更，左护大将军带领十万人马前去进攻九原其他几城，弋士邪带领三万死士经地道秘密潜入九原城，本王亲率大军正面进攻九原，争取一役而取九原，明日天亮，直取上郡！”

弋士邪闻言急忙抱拳应声道：“弋士邪明白，单于放心！”

冒顿微微一笑，指着几上的银质腰刀，向在场的几人点头道：“这把腰刀给你们先放在这里，等你们来取！”

弋士邪闻言双目一亮，瞥了一眼那腰刀，大步转身向帐外走去。

三更时分，狂风肆虐，将城墙上秦军的火把吹得忽明忽暗。韩城站在垛口后，举目向城下的匈奴大军望去，只见黑压压的军队无声地盘踞在半里之外，借着明亮的月光甚至可以看到匈奴单于那巨大的白色帐篷。

他身边中郎将许华望着城下的匈奴阵营疑惑地问道：“将军，匈奴今晚必定会全力进攻，只是如今天色不早，怎么还没有动静？”

韩城神色凝重地看了看城墙上备好的滚石、擂木等防守器械，点头道：“命令弩兵给我打起精神来，今晚匈奴必定来攻，正是立功受封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说到这里，忽然听到身后的城墙下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回头望去，正看到赵信飞驰而来，翻身下马，匆匆向城墙上跑来。

韩城见状急忙迎上去，抱拳道：“赵大人可是有什么急事？”

赵信满头大汗，有些惊慌地看了一眼韩城道：“九原郡的土城、历县、阳原等城被大批匈奴军队包围，如今三城均已告破，一万残兵护着四万庶民向九原退来，此刻正围在东门，我们是否开城接纳？”

韩城被这消息惊得微微一怔，扭头望了一眼依旧死寂的匈奴阵营，咬牙道：“大人，韩城觉得万万不可打开城门！”

赵信脸色一变，厉声道：“韩城，你要想清楚，这里面可有四万无辜的庶民，其中尽是老幼妇孺，若是不许他们进城，他们俱是死路一条！”

韩城神色不变，缓缓点头道：“本将军为九原都尉，节令九原军制，没有本将军军令，任何人不得擅开城门，违令者杀！”

说毕，正要下城，赶往出事的东门，却听城下忽然传来一阵隆隆的战鼓声，无数匈奴轻甲步兵开始如潮水般向城中攻来。韩城来不及再多解释，急忙向赵信抱拳道：“大人，不是韩城心冷，只是为了大局不得不如此。若是老天报应，找韩城一人便是！”

他回身冲上城墙。抢过一把弩机对准城下的匈奴兵便是一阵狂射。在城上众人秦弩的巨大杀伤力下，匈奴轻甲兵的攻势在连续三次的冲杀后渐渐减弱下

来，九原高大的城墙下堆满了匈奴士兵的尸体。

赵信见状长叹一声，匆匆向东门策马而去。

匈奴第一轮的攻击总算结束了，韩城忙起身向跟在身后的亲兵厉声道：“滚木擂石都给我准备好，另外去找人煮来沸油，以备匈奴的下一轮进攻！”

他话音刚落，却见东门方向忽然燃起一片冲天火光，熊熊烈焰映红了半边天空。韩城猛地一惊，心知不妙，只见一匹快马闪电般直冲到韩城所在的城墙处，来人也来不及翻身下马，大声喊道：“韩将军，不好了，一股匈奴兵忽然从民宅内冲出来，赵大人正在带人厮杀，请将军火速派兵支援！”

韩城闻言，一个踉跄，幸好扶住了身边的箭垛，这才恢复了一丝平静，也来不及多说，冲下城墙，牵过早已等在一边的战马，便向东门冲去。

这时，东门的大火已是越燃越烈，在干燥的春风中愈发地猛烈起来。城外震耳的战鼓声再次隆隆响起，匈奴大军的第二轮进攻在短暂的停歇后又开始了。

当韩城带着一万人借着城内四通八达的小巷赶到东门的时候，远远便看到赵信骑在一匹黑色的战马上，率领秦军正同一群匈奴兵搏命厮杀。这时，由这里通往东门的小巷已经全部被狂涌而出的匈奴兵堵塞。

韩城大约估计了一下，发觉这些匈奴兵竟有数万之众，心中不觉大为震惊，却见赵信匆忙中飞起一脚，将一名从侧面偷袭的匈奴兵踢得向后退去，而另一名匈奴兵大概觉得有机可乘，抢上一步，挥起手中的大刀便向赵信身下的战马砍去！

这时，围在赵信身边的亲卫已经不多，两名亲兵虽然看到主将被围，却被几名匈奴兵死死缠住无法回身支援。只听战马狂嘶一声，人立而起！赵信不防战马忽起变化，手中劈向那匈奴兵的长剑猛地一偏，那人避过长剑狞笑一声，对准赵信面门猛劈下来。

赵信这时正在努力控制战马，无法及时闪避，只好狂喝一声，身形一偏，左肩微沉，拼着被砍断左肩的危险，挥起手中的长剑向那扑上来的匈奴兵凌空砍下。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只听那匈奴兵闷哼一声，重重地向后倒去。诧异之间，赵信举目望去，却正看到神色凝重的韩城手里拿着一把弩机，也向他望来。

看到是韩城，赵信微微松了一口气，这时战马被那匈奴士兵砍了一刀，支持不住，缓缓跪在了地上。赵信急忙翻身下马，另牵了一匹枣红马来韩城身前，笑道：“贤弟救了老夫一命，多谢！”

此时，从地道钻出的匈奴兵也越来越多，为了防止地道被秦军毁掉，竟在那幢民宅前布下了万人左右的防御阵型，使得城中本就不多的秦军被迫分出三万人抵挡着这些从地道涌出的匈奴兵。秦军虽然一向彪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

不得不渐渐开始向后退去。

看着眼前人数越来越少的秦军，韩城急得满头大汗。正要命令身边的亲卫再次调集兵马，却见一名负责守卫城门的军侯，浑身是血匆匆策马而来，翻身下马向韩城大声道：“将军，不好了，东门已经被攻破，请将军立刻从北门撤退！”

赵信早已弃马步行，与一名头目模样的匈奴兵竭力厮杀，骤然听到这个消息惊得浑身一震，手中长剑登时一偏，本来必中的一剑被那匈奴军官险险避过。那匈奴军官随即狞笑一声，手中大刀疾刺而出，赵信这时长剑去势已尽，无法回身闪避，顿时被对方不偏不倚地刺中了腹部！那匈奴军官冷笑一声，退步抽刀，鲜血登时狂涌而出，溅了那军官满头满脸。

身负重伤的赵信却没有倒下，而是厉喝一声，借着身形前冲之势，挥起长剑狠狠地向那匈奴军官颈间砍去！那匈奴军官正回身与另一名秦兵缠斗在一起，待察觉到长剑带起的劲风时，为时已晚，避无可避，被长剑正砍在颈间。

由于赵信只是强撑着一口气，能举剑再刺已是奇迹，剑到对方颈间时已经力尽，这一剑竟无法伤到那名匈奴军官，只是那军官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剑猛地一惊，被紧随而上的秦军战士砍掉了头颅。

韩城这时被且战且退的秦军簇拥着向后退去，看到赵信英勇搏杀、浴血而死的悲壮一幕，有心相救却被不断退下的伤兵重重隔在十丈之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赵信长笑一声，倒在血泊之中。

韩城不顾越来越多的匈奴士兵向自己围来，狂喝着便要策马向赵信冲去，却被簇拥在周围的亲卫拉扯着向北门退去。随身的一名亲兵一边尽力扯着韩城的战马，一边焦急地大声道：“将军，九原已经陷落，再不走，就要……”

韩城茫然四顾，这时的九原城已经陷在熊熊烈焰之中，火借风势愈加猛烈，无数匈奴骑兵在城中策马狂奔，看到救火的百姓便一箭射杀，有年轻女性则通通抓起来丢在马上。有的百姓为了躲避匈奴兵竟被烈焰活活烧死，到处都是震耳的哭喊：刺鼻的血腥，一座军事重镇就这样陷入了恐怖地狱之中。

韩城在五十多名亲卫的保护下，已经退到了唯一还没有被匈奴攻破的北门前，看着眼前惨绝人寰的景象，他回头望着身后个个浑身是血的亲兵惨然一笑，身下的战马似乎察觉到了主人的异样，不安地低鸣着，打了一个极亮的响鼻，前蹄重重地刨着地面。

那亲兵以为韩城要下令离开，却不料韩城看了一眼手中沾满敌人鲜血的长剑，抬手向颈间用力一抹，在众人的惊呼声向后倒去！

召德殿内，烛光轻摇，张启斜倚在软榻上，一名眉目清秀的宫女正捧着一盘切成小块的苹果跪在榻边，神色恭敬。软榻的下首便是一身藕色丝缎深衣的赵

嫣，她浓密的长发高绾在头顶，用两支碧玉簪固定着，正面缀着一支纽丝嵌宝金凤钗，愈发将那绝世姿容衬得娇艳欲滴。

一群姿容秀丽的舞姬身穿艳丽的舞衣，轻舒广袖，在悠扬的乐声中翩翩起舞，仿佛已融入殿外那醉人的春色之中。

张启看着眼前的歌舞，脑中却在盘算着九原陷落，秦军粮草匮乏的现实，心情格外沉重，连眼前的歌舞也没有心情欣赏了。

看到张启兴味索然的样子，赵嫣低叹一声，挥退了舞姬，这才向倚在榻上的张启笑问道：“陛下心情不好，可否由赵嫣陪着出去走走？”

张启苦笑一声，拍着身边的空位，点头笑道：“嫣儿还是来朕身边坐吧。”

赵嫣盈盈起身，来到张启身边，伸出玉手紧紧握住张启的大手，低低笑道：“陛下，赵嫣为陛下歌舞一回可好？”

张启这时哪有这些心情，只是想到即便此刻自己一夜白头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才勉强摇头道：“嫣儿，你就坐下好好陪陪朕吧。唉！”

赵嫣秀眸一转，向张启轻笑道：“陛下新封的数位姐妹均尚未侍寝，难道陛下就不怕美人断肠？”

张启苦笑一声，自从战胜项羽回到咸阳宫后，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根本没有容自己有半点喘息的机会。加上皇子一案使得柔儿病逝，丽姬被废，自己对男女之事总是感觉淡了很多，对于皇后精心选入的二十余名美女，他早已没有了刚来到这个时代那般兴奋和好奇。有的更是一种难言的躲避，一如迟迟未召鲁元侍寝一般。

想到这里，心情不觉十分压抑，便起身来到大殿门口，举日向浩渺的夜空望去。只见群星闪烁，深蓝的苍穹高高地悬着一轮皎洁的明月，银色的月光洒满了咸阳宫的每一个角落，如一只玉手默默地抚摸着那一座座华丽的宫殿。

看着如此美丽动人的夜色，张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正在与匈奴殊死搏杀的秦军士兵，不禁深吸了一口冰凉的晚风，向身边的赵嫣叹道：“想到前方的将士正在浴血搏杀，朕却在宫中享用美人歌舞，朕的心情就无法平静！”

跟在身后的赵嫣，正小心地为他披上紫貂披风，听张启这么说，不觉幽幽叹道：“难得陛下如此关心将士们，这样贤明的君主实在令赵嫣万分景仰！”

张启回身向赵嫣望去，只见皎洁的月光中，赵嫣那绝美的容颜宛如玉石一般洁白，令人不敢逼视。

看着神情充满了倾慕之意的赵嫣，张启不禁低叹道：“若是嫣儿能早日为朕诞下骨肉，便是十分地完美了！”

赵嫣俏脸微微一红，在月光中一闪而逝，看得张启心中猛地一荡。好半晌，赵嫣才涩涩地苦笑道：“陛下，赵嫣福薄，承陛下如此宠爱，却不能为陛下诞育骨

肉，实在是辜负陛下的恩宠。”

说到这里，秀眸中已是一片水气氤氲，痴痴地望着张启，含泪叹道：“能够陪伴在陛下身边，赵嫣已经十分幸福，其他奢望便看老天是否垂怜……”

张启看着神色凄楚的赵嫣，心中一痛，轻轻将其揽在怀中，柔声道：“孩子今后会有的，不用担心。况且说实话，朕还真不希望嫣儿怀孕呢！”

赵嫣闻言，微微一怔，抬头望着张启，讶然道：“陛下难道不希望子嗣众多吗？怎么会这样想？难道是嫣儿不配为陛下诞育皇子？”

看着赵嫣那惊骇的目光，张启张开臂膀将那诱人的娇躯进一步紧紧搂在怀中，心疼地道：“嫣儿，朕没有别的意思，女性除了生育孩子，还有更多需要你们去做的事情。况且，生过子嗣之后，身段就会不好看了，朕可不希望朕的嫣儿花容失色啊！”

听张启这么说，赵嫣这才松了一口气，闻言笑道：“陛下这么说，嫣儿总算放心一些了。”

张启正要继续安慰赵嫣，只见韩焕忽然从月台下匆匆赶来，向张启惶急地道：“陛下，丞相和太尉在宫外求见！”

第二章

勉力应对

如此深夜，丞相和太尉同时进宫，定是前方的战事……想到这里，张启急忙厉声道：“快请他们进来！”

说毕，拍了拍赵嫣那浑圆的翘臀，苦笑道：“嫣儿，且回内殿等我，丞相和太尉此时入宫定有大事，若是朕多时未回，你便先睡吧。”

赵嫣闻言向张启盈盈一礼，轻轻低语道：“陛下专心国事要紧，赵嫣告退。”

张启目送着赵嫣那窈窕的背影向内殿退去，直到赵嫣的背影完全消融在朦胧的烛光中，这才低叹一声向暖阁走去。

甫入暖阁，便看到丞相冯去疾和太尉冯劫，两人神色凝重地站在殿内。见到张启进来，冯去疾双眉深锁地望了一眼张启，便要下跪行礼。张启身后的韩焕早已抢上前去，将冯去疾搀了起来。

张启摇头叹道：“丞相和太尉无须多礼，先说有什么大事，竟深夜进宫？”

冯去疾也顾不上那些宫廷礼仪，听到张启免他行礼，急忙拱手道：“陛下，现查清匈奴实为三十七万大军，此刻已经包围了上郡，九原郡守赵信、都尉韩城俱已战死。若匈奴再次取下上郡，用不了三日便可直抵咸阳！”

他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张启，见皇上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般大惊失色，才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道：“陛下，眼下大秦的重兵都在太原、函谷关和淮河一带，不知陛下打算如何处置？”

张启看了一眼神色阴郁的冯劫，想了想，问道：“不知太尉有何良策？”

冯劫闻言拱手道：“太原郡刘邦意向不明。不可不防，蒙恬的大军不能轻言撤退。函谷关的三十万章邯军虽然可以调往上郡，但是章邯恐怕不是冒顿的对手，若是将蒙将军和章邯调换，又恐犯下临阵换将的兵家大忌。章邯万一不能守住上郡，咸阳便万难保全，如何定夺还请陛下决断。”